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六

勸六

矣豈惟知之而已哉

明 憨 山 德 清 聞

拈古

凡佛經首有此<sup>一</sup>𠙴然此字之義一切人天魔外皆不能知唯洞悟自心於一切佛經通達無礙者乃知此義也由此觀之則此字是

一切諸佛綱宗也苟非佛之真子決不識此

<sup>二</sup>字義如汾陽黃犧偈雲岩寶鏡三昧臨濟三立三要與夫四賓主句皆此字之訓詁也邇來大人不出典刑誰舉此所以佛祖之綱宗

本具在而不知耳其不知者果不能知耶特其不畏生死之苦耳如其果知生死可畏唯佛祖典刑是究則知見漸開信力漸充疑情漸破而佛祖之綱宗舉着便知矣既知之則於一切古德防閑魔外之具即能舉而行之

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楞嚴常住真心即此本無窠臼者是楞嚴用字即此認字是然楞嚴即龍樹四性開而爲七處徵窮阿難而阿難雖經七處窮討其攀緣之心必無所在而阿難猶認能推

寫者爲心故如來咄曰此非汝心前塵相想  
佛可謂老婆心徹底矣然阿難執惓相想尚  
不肯舍至於如來飛光左右輪掌開合種種  
方便開曉阿難以爲手有開合見無開合頭  
有動靜見無動靜此非即客而辨主乎客譬如

第六

二

開合動靜見譬如亭主燭如黑白而阿難猶未  
敢認亭主爲主人確計過客是主翁是以如  
來假匿王觀河之見本無童髦旁啓阿難既  
而阿難至於認見爲物如來以爲阿難見精  
既同於物則如來見精亦物矣如來見精既  
同於物則阿難可見如來之見矣故曰若同  
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  
處此如來以離物獨立之見示阿難悟入而  
阿難似未承當故如來又曰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蓋不見之相無待而獨立者

智訖攀緣心歇則即物無累之見迥然現前  
矣豈阿難果有如許轉計者哉偈曰攀緣心  
歇見精現前一肩擔荷豈有中邊用處本空  
何須離根根雖不離用合本源寄根明發如  
來自說寄非常住即根解脫根脫塵離圓明  
了知舉心動念照鏡頭迷

第六

三

娑婆此言堪忍蓋此界衆生於八萬四千煩  
惱一一堪忍於心吝而不肯洗除故也若大  
心凡夫頓了八萬四千煩惱皆無自性則八  
萬四千煩惱不名煩惱而名八萬四千三昧

也縱如來五眼自不能窺覲況阿難乎故曰  
吾見既非是物汝見亦非是物此離物之見  
汝果如是則物我雜亂并諸世間不成安立  
此如來宛轉預塞阿難轉計之路使其情枯

矣於諸三昧亦能堪忍於心則名菩薩不名衆生如但堪忍煩惱不能堪忍三昧則名衆生不名菩薩也即此觀之菩薩衆生初無常位苟達煩惱無性則衆生不異菩薩於無性中橫起無明則菩薩不異衆生古德有言善薩衆生本唯一心心迷則法法皆迷心了則法法皆了了則物我無差迷則是非橫起且道如何是了的樣子於逆境中能作歡喜想於順境中能作煩惱想此想成熟則逆順死生之機在我而不在造物矣

夫瑜伽之秘密與西天初祖教外別傳之秘

密大有不同而瑜伽之秘密惟佛與佛乃能知之若教外別傳之秘密無論凡小或因拈花而領悟或因棒喝而明心而悟入境界斷非未悟之人所能測知故名秘密予以是知

秘密在此等人分上謂之直顯則可謂之秘密則不免惹他鼻笑有分在故曰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則恐未夢見在乎故曰瑜伽秘密在佛則顯禪宗秘密在佛則密此兩種秘密苟非宗教精深者決不可齒莽舉似有  
四  
六

招罪咎

肇論總有四篇本無則直示無生之體不遷即示物外無真般若無知則無所不知無所不知所以知無知也不真空則無物不真無物不真物果真有哉涅槃無名所以即名本

瑜伽之秘密在佛則顯在凡則密惟教外別傳之秘密在凡則顯在佛則密何以故蓋敎外別傳之宗不惟不拘凡小即販夫竈婦一悟其宗便解橫拈豎弄大震鼻祖之風若江陵賣米餅漢及凌行婆等所謂教外別傳之

無名也然四論分門交相發光照我日用逆順之衝愛憎之口可意則心竅發悅不可意則毛孔生烟故曰一念嗔心起百萬障門開然此障謂從境生耶謂從心生耶若從境生境本無知安能生障若從心生境若不觸心

非有障推之於境境生無理推之於心心生無理心境既皆無理凡謂從境生障從心生障從非心非境生障此皆情之橫計非達理之見也故讀此論者由讀而誦由誦而持持則精精則入神入神則根境若片雪之投紅爐我欲不化安可得哉果能至此方不負立言之心授言之慈也然後本無即不遷不遷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不真空不真空即涅槃無名涅槃無名即不真空不真空即般若無知般若無知即物不遷物不遷即本無

頭而尾之尾而頭之縱亦可橫亦可交錯亦可分條亦可可不可不可無不可夜光在盤宛轉橫斜衝突之際豈可以方隅測哉但不出盤我則不疑也洞微如知此則異日作吾道金湯舍子而誰歟洞微勉之

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此四句乃是大師悟心之後消融習氣實效也前兩句謂調心之功貴在血脉不斷後兩句圓續本脉有恰恰用心無恰恰無心用則不免粘帶故也蓋妙性獨立坐斷兩頭血脉綿然廓爾虛融習氣任運而消真體無心而契任運而消習忘而本無功無心而契體證而本無得無功則無修無得則無寄無修無寄口挂東壁且道說甚麼法細聽年年三月裏鷗鴟啼處百花香此皆大師親曾

踐履過來的光景故其吐辭渾璞不露圭角  
模寫自受用境界何其切哉且道如何是血脉  
脈起便是傷他無念佛即受殺傷殺之際  
血脉斷矣此箇竅子須是見地潔淨保住不  
虛觸着自知痛癢

讀永嘉  
集示衆

信心銘曰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  
是一空此四句只是一句一句了徹大事了  
畢若人果能了知能外境而不有我日用熾  
然分別之心即大智也果能了知境外能而  
本無則目前千差萬別之境一具獨露也夫  
兩段無常雖真不有一真隱顯兩段舒卷諦  
了無疑何貴何賤用處昭然生殺萬變殺則  
黃金失色生則瓦礫生光明暗相參權屬主  
張即言而了假名曰教即了通言假名爲宗  
宗教如花春在何虛待汝思量殘紅滿地

勸六

六

地

有人喪妻者夢其妻求破地獄偈覺而求之  
無有也問薦福古老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  
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偈是也遂  
舉家持誦後見亡者寶衣天冠縹渺空中稱  
謝而去軾聞之佛印禪師佛印聞之范堯夫  
予讀東坡書破地獄偈語恨其舌相不甚廣  
長吐偈意未盡嗚呼此偈豈特破地獄哉自  
地獄至餓鬼餓鬼至畜生畜生至人至修  
羅修羅至天天至聲聞聲聞至緣覺緣覺至  
菩薩菩薩至佛是凡是聖一破無遺矣或謂  
地獄餓鬼畜生破則不疑至破人天及界外  
四聖恐不當理對曰四聖六凡雖染淨不同  
然皆念後事耳如曹溪問惠明不思善不思  
惡是阿那箇面目明言下大悟遂嗣曹溪能  
於曹溪句中有箇入頭方知破地獄偈是斬

佛劍且道劍柄只今在誰手裏一念不生沈  
死水六根纔動犯波濤聖凡路斷翻身處生  
殺那知在斗稍

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  
亦無今此四句偈事理不成就即是文殊根勸六十七

本智普賢差別智一部華嚴經盡具其中誦  
之者多能生慧何以故大智根本智也大智  
發於心理成就矣然智既發於心則心已化  
而爲智更從何處覓心若心有可覓則是心  
能見心無有是理故曰於心何處尋也無處  
尋即所謂無依也大智無依則橫無外橫無  
外則橫無待矣無待之智非理不成就乎理  
不成就則不礙事而事成就故曰成就一切  
義雖能成就一切義而無古無今則事又不  
成就矣無古今無所住也無住故豈無外豈

無外則豈無待矣此偈是南安巖巖尊者爲  
侍者而作侍者前生爲牛以駛磚造寺功德  
獲報爲僧苦無聞性誦此偈久聞性豁然而  
開一切經書遂能記憶故名此偈爲智慧偈  
以誦之者多能發慧故也

魏府元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  
吃茶吃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  
動念又却不是也芙蓉毓老行食龐居士擬  
接芙蓉却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  
一機還甘否老龐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芙  
蓉曰非關他事老龐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

芙蓉乃下食老龐曰不消一句達觀只今問  
諸善知識且道芙蓉老龐雙鏡交光之際機  
鋒捷出又如夜光之珠橫斜衝突於金盤之  
中卒難捉摸謂其東突忽復北突謂其中轉

忽向西行是舉心動念耶不舉心動念耶若謂舉心動念魏老又道不是佛法若謂不舉心動念芙蓉老龐又非土木偶人有人直下揀別得出達觀當身爲床座供養伊若揀別不出饒你芙蓉老龐復生雪屈也須捺下雲

頭聽達觀處分始得古人一機一境有縱有

奪有生有殺故曰我與汝同條生不與汝同條死且道同死同生作麼生會咄雙鏡交光

休擬議法輪大轉食輪中

東坡贊法偈以意爲根四句云法塵是五塵

落謝影子意根所取非有實境何以故蓋明

了意識有初中後三分初分近前五識猶屬

現量中分是六識正位屬比量後分近七識

屬非量唯五識所取爲現量爲真境若六識

既非現量不過五塵之影耳故曰法塵以佛

爲體佛是覺義現量所得在境爲真境故曰法身永明云初居圓成現量之中浮塵未起此即法身也後落明了意根之地外狀潛形外狀即浮塵所謂法塵也昔龐居士見馬祖頓融前境前境既融非法身而何故偈云風

止浪靜也然法身離法塵無別有故又曰水

無別水也放爲江河用則兼善也是大乘菩薩之作用非止自利兼亦利他且流通不滯也匯爲沼沚不用則獨善也是聲聞小乘之

法止於自利而已豈有及物之功用乎風止

浪靜浪即前七箇識也八識規矩云淵深七

浪境爲風是也

一喚回頭識我不依稀蘿月又成釣千金之

子纔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此頌凡留

心玄學者或喜其明白現成本無奇險或鄙

其黏皮帶骨流墮識情殊不知劍無利鋒藥無貴賤聾政專諸用之立斷君相之命扁鵲華陀用之談笑中可以起死回生苟非其人雖鎧鏹善劍不若鋤鏹之利腐草之效也於是感而重頌之頌曰牛頭南馬頭北覩面相

逢還不識鄰寺金剛哭甚哀東村大姐叫冤屈若道予此頌與天童本無差別然領會天童頌子則不難領會予頌吾知趙州復起妙喜再生恐亦摸不着在況其下者乎若道予之頌子與天童大別然天童亦頌此則因緣予亦頌此則因緣豈一則因緣而有兩意耶諸兄弟這兩箇頌子若揀點不知好惡且謾道會禪也

自佛教東來方外高賓方內勝士簧鼓其道者代不乏人惟東晉潯陽廬山東林遠祖憂

深而慮遠所見卓然以爲僧而不知其宗俗而不知其化則宗化混淆俱無所主乃撰在家出家宗化之所以然垂諸萬世使奉法之徒各知方向若揭日月於中天震雷霆於大夢有目者孰不覩焉有耳者孰不聞焉然而

近世在家出家者有至死而不聞其篇目況其義乎嗚呼去佛既久魔強法弱邪說橫行正言蕪沒予每思至此不知淚之所從也姑命奇郎先錄在家出家論傳示有志於吾道者究心焉

卷六

十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夫芻狗之爲物也其未陳也錦繡以飾之音樂以獻之及其已陳也或棄之道塗或充之釜竈而已矣金剛般若經曰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又

曰若見衆生有可度者即是我也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此觀之則天地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以百姓爲芻狗非不仁也不仁也者特無我之異稱耳聖人豈不知芻狗束薪爲之哉復以錦繡文之者以驗其無用而用也夫

無用而用物無而用不無物無而用不無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未始有物也知其未始有物而天地之用不無萬物之用競足此非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而度生之用當然者安知不仁之仁仁大而無外者乎

皖山永嘉並得教外別傳之妙貴在坐斷語言文字直悟自心而信心銘證道歌則千紅萬紫如方春之花果語言文字耶非語言文字耶有旁不禁者試道看雖然花果礙春平

花如礙春春則不花可也知礙而春必花之則春之礙矣春而不碍花果礙春哉如此則語言文字與教外別傳相去幾許

無從而來蓬蓬如雷藉虛能遊觸物生號鼓萬物而有聲無形去來了無其踪號之曰風然不免生滅故非真風也夫真風者不藉空而能遊不觸物而能鳴本無去來豈有生滅靈山拈之頭陀微笑迦葉呼之阿難應諾當面蹉過剎竿倒却以至鼻祖西來神光立雪少室風生玉樓起粟欲求安心心不可得斷

臂胡爲鮮血狼籍流入曹溪曹溪爲碧天童頌而無聲三祖言而無語信心銘作虛空蟲蛀自是真風大扇智火熾然無論有心無心是凡聖觸之則燒却面門背之則凍殺汝身使能言者卷舌有智者成愚儒失所以爲

儒老失所以爲老何其禍及自家念一聲佛者直須漱口三日此皆真風鼓舞所致也天童頌曰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舍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此頌翻騰家聲有損有益有雌有雄化真風而成古錦驃糞拈來換人眼珠好心不得好報靈裡送炭反道增寒達觀道人忍俊不禁口占一偈一段真風見也麼綿綿化母理機梭織成古錦舍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又有旁不禁者進曰此是天童頌老和尚何故白日青天之下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達觀曰我也不管他天童不天童且道老漢鼻孔在甚麼處道不出且禮拜吃茶去再來真風中雌黃別白未晚

知三合而有鳴五合而有聞則根塵之垢不

熟

十二

待盪洗而後除也故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古之至人有以眼觀音聲耳視色相即遠示近即塞示通山壁可以直度虛空可以遊行無他道也其始不過知有待迷無待而成耳有待即無待也既知之矣復能行之故有待漸生無待漸熟熟則化化則同所以能於遠中示近塞中示通也姑東坡  
鐘銘

迷性而爲情則油水莫辨即情而悟性始知油水不可以同住同住水見火則起油見火則湛然湛然者可與火一一則無敵所以油不知火火不知油油火不相知而始能相爲用水則與火不一矣所以見火則起耳火喻誘情之境水喻染境之情油喻了境之智然外境則情不生外情則智無地夫情與智初非兩物以其被境所轉名之爲情了境非有

名之爲智是以智情同住如油共水情觸境則奔流莫返智了境則能所無生故智恒與理一情恒與理爭如油恒與火一水恒與火垂爭則成敵敵必有勝負如水不勝火則終必負敗而起矣即此而觀外境則無理外情亦無智學者知此便會老龐日用事無別頭

勢十三

頭自偶諧也老龐初發身於火宅沈家財於湘水妻子團圓共鍛無生根塵蕭然轉識成智生死大事一生了辦推其所由亦不過了達前境無性根識蒂脫乘理治情逆順無間動止一如知得徹行得到自然臨臘月三十日一家大小並應念而化宜其然矣如東坡作油水偈勝妙精絕非聞道而勇於行者不能也故有志於了辦生死者長公之偈不可

不留意焉

拈東坡  
油水偈

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仔細推無量剗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神鼎曰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爲無量剗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  
知這兩頌有人愛洞山日用之間境緣逆順鍛鍊自心鉗鉗猛密有人愛神鼎真到大休歇處咳唾掉臂戲笑譏訶無非解脫二昧達觀老漢現前問汝大眾汝道洞山鼻孔神鼎脚根在甚麼處汝敢胡亂揣摩殊不知神鼎不打洞山爐韓中陶鑄未安得便恁麼自在洞山不打神鼎見地上得箇消息從汝朝即打暮即槌敢保貪瞋癡直待驢年也未調伏在汝等若揀別得出許汝會如來禪若祖師禪猶鄉關萬里若要會祖師禪須把洞山神

臥置向腦後自家面前尋一條轉身路頭始得故曰只是舊時行履處相逢舉着便淆訛奇男子家本來鼻孔撩天腳跟點地爲甚麼如作賊人常自心虛偶被人按着便愁贓物無地藏去若是良人家男女從他千搖萬撼

勸六

十四

自然不生虛驚心安如海爲甚麼得如此穩當蓋渠從來不竊他人物故比來去古轉遠大人不出法道凌遲大可怖畏無論黑白或於經論上覓得些知見葛藤內惹得些躁氣自謂我已見徹佛祖原底便乃向無佛處稱尊有一等瞎公鷄隨聲晝夜忽然撞箇本色人輕輕一拶便七荒八亂理會不下又不能直下生大慚愧悲泣自訟反於本色人分上生大我慢結死冤讐只今之世如此等流十人之中倒有五雙老漢所謂作賊人心虛殊

不知此等事如來謂之一大事因緣祖師謂之向上事苟非夙具靈骨有段英雄氣宇豈易荷擔近有一等杜撰禿奴拍盲居士以昭昭靈靈日用現成者領會得即謂之徹了何不自家向冷靜處細細檢點一上我之貪瞋癡種子果拔耶未耶果貪瞋癡即戒定慧耶老漢雖不與他共住然其果肯檢點決知他心上亦有不安處在只是被眼前虛名浮利籠罩了故甘昧心不肯向人露布醜處我且問汝一千七百則葛藤雖是古人殘羹餽飯

勸六

十五

如果能則則無疑還有則把未徹耶若有則把未徹且向洞山神鵠頌子裏尋箇轉身去爲甚麼如此只爲自家面前不解得箇轉身路頭少不得教汝依門傍戶去雖然如是殘羹餽飯饑者亦可點心大眾珍重

華嚴經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夢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直言諸法如幻學者皆知之惟言自性如幻雖久醉於義海者未始弗疑也又不知痛癢而不疑者則疑之者必非不疑者所能知焉而洞了自性已到不疑之地者此真不疑者也真不疑者佛祖尚畏之況其餘乎圓成匪幻依他無地依他匪幻徧計無從徧計匪幻依他匪伏依他匪幻圓成曷契余以是知理不成就則隨緣之用不廢事不成就則衆生復性不難也

予讀端師子戒壇示沙彌偈不覺長嘆久之大都土無肥瘦水無清濁農人勤勞真實做去瘦地亦自有收漁人耐煩守去清水亦自得魚因想海東曉公來中國求法夜宿渴甚顧傍有一泓掬而飲之甘涼異常明日視之

乃髑髏坑也正噦間忽自悟曰一心不生萬法無咎遂還日本疏華嚴圓覺等經大行於世又鳩摩羅什五六歲時隨母舉佛鉢竊念曰我身甚小佛鉢甚大不覺失聲下鉢母問其故對曰適我生心鉢有輕重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夫復何疑今之學者未見知識法師先自疑曰此善知識果能開悟我否此法師果能教我否此戒師果自己持戒清淨否嗚呼君子吹毛求善小人吹毛求疵而求善之心不若求疵之工此等器量做世間好人尚做不得況爲如來子乎端師子偈曰登壇受具戒第一莫疑師摘取果子喫莫管樹橫枝十六拈讀端師子偈

吾讀法華經知得六根清淨者則眼見三千大千之色耳聞三千大千之聲鼻嗅三千大

千之香舌嘗三千大千之味身覺三千大千  
之觸意洞三千大千之法若掌中見果也雖  
然吾知而未得用者六根未清淨耳如一清  
淨則現前矣何疑哉於戲此用人誰不有以  
見思覆之塵沙蔽之故不現前如見思斷而  
塵沙空心如軒轅之鏡十方通徹自證之矣  
豈待人言之乎

東坡觀世音贊曰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  
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  
諸毒藥衆苦悴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若自  
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安用呼菩薩衆  
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二即是觀  
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解曰夫一身  
之微八難頓集則難存而身心俱喪可知矣  
然身心俱喪而能呼觀音者身耶心耶是身

贊

十七

是心則難存而身心已喪久矣非身非心則  
知痛而能呼觀世音者果有痛乎果無痛乎  
有痛則身與心未嘗喪也無痛則身與心未  
嘗不喪也難者當即身心而推其痛復離身  
心而推其痛於即離離即之間徃返觀察推  
究一旦察着痛處則果有痛果無痛自知不  
煩求觀音覓痛所在耳東坡此贊妙密超詣  
豈魯直少游輩所能彷彿哉予觀天童頌洞  
山病中機緣頌雖妙然不若比贊四稜踢地  
也頌曰放下臭皮袋拈轉赤肉團當頭鼻孔  
正直下觸體乾予曰觸體不乾則鼻孔不正  
鼻孔不正則箭鋒相值之機自然鈍置不少  
矣又解云自難字至種種觀察皆比量也東  
坡此贊但於益生註中頭一難字若不忽略  
着力觀察則東坡贊自然有入直下觸體乾

即智訖情枯之謂也活人觸體與死人觸體初無有異但活人觸體情識未枯智趣未忘謂之臭觸體死人觸體以其情智俱枯古人謂之金剛觸體即法身之謂也蓋情智既枯則我忘我忘則無物非道故曰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者體字即比量也神字即現量也痛咀嚼之

韓大伯點雪竇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  
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香嚴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今有人以一念不生爲佛喜怒未發爲中此所謂枯椿舊處尋者也能舉一而反諸則明暗動靜通塞恬變合離生滅俱未形時若不是佛是中則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翻成外說矣故

有隔壁聞釤釤聲者曾亦得入即此言之則

六塵皆韓大伯之古路也即六塵而不粘六塵者即韓大伯之兔也臨濟用其機而變其名則曰諸人赤肉團上各各有一無位真人於六根門頭放大光明照天照地自汝諸人不能薦得如上諸語皆古德禪老抖擻屎腸爲黃口禪雛說老婆禪也如其本分爲人露一些子不得何以故佛祖命根斷故況熱惱衆生耶故曰法堂前草深一丈良不我欺拈  
大伯點雪  
竇公案

永嘉證道歌有曰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非永嘉之咎也人自咎耳故看教與參禪雖皆是勝事脫打頭不逢作家教眼却被義理塞殺禪心却被野狐涎塗抹了殊不知凡尚義理古人謂之所知愚凡染野狐涎古人謂之識

解依通蓋尚義理情終不枯情不枯一不涉  
文字義理問答處便茫然不知雌黃如陳操  
問雲門曰教意則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意  
門曰教外別傳則且置如何是教意操曰黃  
卷赤軸門曰此是能詮之文如何是教意操

第六

十九

曰口欲談而辭喪心將緣而慮忘門曰口欲  
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將緣而慮忘爲對妄  
想如何是教意操茫然不知答門曰聞尚書  
善解法華經是否操曰不敢門曰經云治生  
產業皆順正法且道今非非想天幾人退位  
操愈茫然門呵斥而去以是操重發心參禪  
請以雲門作用觀之則永嘉但自懷中解垢  
衣誰能向外誇精進豈陳尚書獨不解此兩  
句耶如果解了如何見雲門如木偶人相似  
蓋此公義理窠臼不先踢翻却被跛足阿師

踢翻了直得無坐地處此所謂貪觀江上月  
失却手中橈即識解依通雖稍活潑初非義  
理窠臼可以靈沒得渠然謂之識解此是依  
通之信非道通之信也依通之信說時似悟  
觸境必迷譬如汞銀觸火不得一觸火便飛  
去矣道通之信則不然如迦那提婆以舌辯  
困外道外道弟子恨婆困其師一日婆經行  
林間外弟子以利刃決提婆腹曰汝以舌困  
吾師我以刀困汝汝復能神乎提婆春然受  
之而且種種安慰教誨之提婆腸胃委地弟

子驚號而至提婆誨曰彼自壞善根耳與我  
何預但悲其忿毒所燒終必墮苦我心果不  
瞋其所害則其墮苦之苦終當代受之更以  
甘露洗其腸胃我心方安噫婆之照用豈尚  
義理之講師野狐涎之宗所能較其雌雄者

哉又有所謂講道學者更不若講師與野狐禪矣故曰一盲引衆盲引得衆盲入火坑乎故曰永嘉此兩句歌賺殺天下人不少雖然若是作家此兩句歌亦是殺人劍活人劍耳夫華嚴之小根法華之退席一者以爲華嚴

勢六

三

攝機未盡則謂之未暢本懷一者以爲法華之退席即華嚴之小根也惡得獨以華嚴爲不圓而法華獨圓乎哉於是兩家之徒宗清涼者遂以法華爲未圓宗天台者又以華嚴爲未圓吾則給之曰果以華嚴爲攝機未盡

爾時佛說大經除諸大菩薩之外猶有八部等衆以宿世曾植圓因故亦得聞毘盧之音敢問復除異類聞經之外更有餘衆生不聞華嚴乎如有之何獨小根不聞經遂謂之攝機不盡耶又以法華之退席爲不圓者敢問

除退席之下尚有餘衆生不聞法華耶如有之則華嚴之小根未必非圓也聞者無以應吾復諭之曰若知之乎華嚴無小根則圓能縛矣法華無退席則妙能滯矣惟圓而帶小妙而帶愚始見華嚴之圓非圓也法華之妙

非妙也故曰證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及圓覺者如來也知此則知天台清涼矣聞者罔措而退

華嚴曰如是自性如幻如化如影如像悉不成就真如之性本自圓成不覺而動隨緣流

勢六

三

轉故理不成就依他偏計即無自性故事不成就事理俱不成就所以理障事障皆不煩化而並消事理障消聖凡莫測故本色人拈頭作尾以尾作頭而頭尾端整生殺自在也我讀法華經囑累品不覺涕泗橫流也何故

法華之妙至妙也衆生之麤至麤也以至妙之法欲至麤之衆生各各領解在大菩薩猶難焉故如來囑其弘法曰累之者誠然也

法華云開佛知見其旨本自明白初無立妙若以立妙求之則佛知見便不明白了蓋佛

意即衆生日用不知之知開佛知見知見既

開則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攀緣無往而非佛知見也予以是知衆生於佛知見中開衆生知見諸佛於衆生知見中開佛知見耳以此觀之諸佛衆生元無定體顧其所開知見何如耳

無盡意疑音聲可以耳聞而此菩薩於一切音聲以何因緣獨用眼觀耶佛答無盡意但言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時一心稱呼觀世音觀世音即時觀一切稱呼之音聲而衆生皆

得解脫無盡意即曉然領解不疑衆生以耳聞音聲則物我亢然故八難交臨衆苦齊刲剗我者謂之能我受其刲謂之所以根境搖蕩業火焚燒究其所自以耳爲聞聲之地音聲爲耳識之牽引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

苟能以眼觀聲則根無所待而境無能待作是觀時不惟衆生菩薩窠臼盡翻實乃凡聖路窮苦樂根拔然此等作用非知解邊事所以遇緣觸境無分逆順皆我入路之階梯也阿難以無着名心有四重過當因成假時已說不得無着剎那而相續剎那而相待至於相待假時已離不着三重矣於熾然有待之後而曰無着豈非四重過乎

夫待三合而執有鳴五合而執有聞此衆人也廢三而執無鳴廢五而執無聞亦衆人也

惟三五合而不執有三五廢而不執無者此非衆人之所知也予讀東坡法雲寺鐘銘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蓋一切文字語言皆自心之變也知其自心之變則合三而有鳴合五而有聞廢三而無鳴廢五而無聞譬如畫水成文成文水也不成文亦水也合心也廢亦心也既皆是心豈有心取心乎心舍心乎知其如此可以爲詩可以爲歌可以爲賦可以悲鳴可以歡呼文字如花自心如春春若礙花不名爲春花若礙春不名爲花惟相資而無礙故即花是春也花可以即春塵亦可以即根矣豈根獨不可以即塵耶根既可相即又獨不可以互用之耶銘曰耳視目可聽鳴寂寂時鳴大圓空中師獨處高廣座臥士無所著人引非引人二俱無所說而說無說

法法法雖無盡問則應曰三汝應如是聞不應如是聽又此數句共六十字字若譬花句即春也句若譬花義即春也義若譬花理即春也理若譬花心即春也然坡公此作文嚴義精苟非識妙者直以爲紙花耳何春之有蓋坡翁以爲吾所以得悟六根互用之義六塵皆道之妙苟微三合之鳴五合之聞推至於三五合而無鳴無聞者終不可得也故鐘以師名酬其德也有師而無座有座而不高廣何以大稱大則無外無外則臥士不可得矣此舉鍾而略撞非略之也實攝之也故撞有士之名而無士之實也如奪情不盡則至理終不精徹以人奪師士矣師士奪而人不奪猶未臻妙又繼而奪其人矣三者互奪則用存而功忘矣夫用存則情見自枯功忘則

義路自斷義路斷而情見枯得全我性命之  
微豈昧三五而執鳴執聞者之所能也予初  
曰讀東坡鐘銘而大悟語言三昧陀羅尼者  
非綺語也非妄語也有能讀予文而知東坡  
作銘之意則予又大圓師之仲弟也

拈東坡  
鐘銘

紫柏尊者全集卷第十六

音釋

髦莫袍切音 鎮未各切音 鄒同舒干將莫  
毛髮也 錦音莫